

剡源鄉志卷十六

奉化趙霈濤 醉仙甫纂

藝文上書目 附寓賢書目

漢

梅福四明山記 高似孫剡錄注 黃宗羲四明山志

晉

王羲之集九卷 高似孫剡錄

別傳一卷 同上

孫綽集 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註引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 高似孫剡錄作十五卷

論語孫氏集解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

馬國翰序論語孫氏集解一卷晉孫綽撰綽字興公太原人官至廷尉卿長樂亭侯晉書有傳是編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稱集解十卷陸德明釋文序錄稱集注一卷數與二志同今佚釋文引不至於穀一事茲採皇侃義疏尚得三十一節合為一卷考綽嘗著書號孫子卓然名家其作遊天台山賦范榮期稱其擲地必作金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上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石聲蓋以文章鳴於輿手者此注繇味宏深而詞饒清麗管客吐屬別有一種風韻若概以來儒語錄律之則失之狹矣

孫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

馬國翰序晉孫綽撰綽有論語集解已著錄經編隋唐志道家並有孫子十二卷引或稱孫綽子今佚輯得二十餘節書詮元旨有飄飄欲仙之致而如評譙周勸主降魏及道德王霸之稱號則亦出入乎名法諸家已

宋

陳顯論語註 嘉靖志 浙江通志

平山文集三十卷 續通考 雍正志作二十卷

曹粹中放齋詩說 寶慶志 結 玉海延 結 琦亭集

全祖望序曰放齋曹先生粹中吾鄉定海人也字純老李莊簡公光之塔宜和六年沈晦榜進士釋褐黃州教授莊簡由吏部尚書參預機務秦氏勢正殷聞先生名欲見之先生辭焉私語婦曰尊公其能終為首揆所容乎何不早去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媿吾培先生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退居著讀簡老人解說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焉呼先生簡然於姻婭之應仕而潔身於十畝之閒不媿其婦翁且加以先幾之哲焉可謂百世之師矣世有改修而宋史者當附之莊簡傳中也張魏公晚年說入相薦於朝廷守之策寧不義久身而歸葛天講深寧王氏解詩多有取於先生之說如據太始天皇守之策寧不義久身而歸葛天

秀之八閩康衢之民謠以爲詩本而瞻彼早麓以定采蘋草蟲之先後其所引山四月  
因念少時請深寧四明七觀其不可得見矣忽見永樂大典中有之乃鈔而謀村之粹  
金不徒桑梓敬恭之思也自先生之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爲吾鄉  
詩學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氏之傳始至甬上則論吾鄉  
先生爲首座歟

案延祐四明志曹粹中著詩說曹說著易解康乾二志詩說不著錄而誤以易  
解繫之粹中浙江通志豈未見延祐志耶全謝山論朱氏經義考謂曹放齋之孫  
泰宇著易解乃混列爲放齋所作是其誤不始於舊志矣其稱放齋之孫亦誤  
泰宇乃放齋曾孫也

遺稿八帙 攻媿集樓鑰撰其子虛墓志云中奉詩易

張良臣詩集 徐可與詩卷補志作十編係武子外孫上饒徐忠際公家所刻  
周必大張武子雪窗集序當貴繁乎天一定不能自不安之可也詩文則不然盡心  
力而爲之期至乎古人乃止耳雖然天之降才正自不同孟窮苦累累韓富浩穰  
日從魏商合奏斯有取焉襄邑張良臣字武子家於四明篤學好古衫隆人鐘鼎君

### 剡源鄉志

### 卷十六 藝文上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樂筆方二公薦庫行如林君又蓬藤破帽苦其心志於橋風雪中朝士稍知  
而愛之僉謂君宜者命也命乃在天無可奈何孰使君憊心疲精盡夕鍊自苦於  
吟詠欲效陳無已之簡古呂居仁之淡泊至古賦四篇又將推而百首之忘其  
力之艱勤此豈非天乎十五年君之弟堯臣哀於古賦四篇又將推而百首之忘其  
集介友人韓三異相余以序嗟乎富貴不可致君固安焉釋術之復自苦有郊之窮  
而交遊無韓三異相余以序嗟乎富貴不可致君固安焉釋術之復自苦有郊之窮  
者耶嘉泰元年十二月二難  
樓鑰無俗寧怪曰武子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妻孥至  
寧備無俗寧怪曰武子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妻孥至  
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爲歲晚計答曰水禽有信天翁者食魚而此不能捕兀立沙  
上俟他禽偶墜魚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誰類此詩不必贊也其  
清麗粹潔上參古作旁出入禪者當自知之遠  
請之或不易了而中有理窟者當自知之遠

### 竺大年禮記訂義

嘉靖志 康熙志 乾隆志

汪元春序曰探禮樂之精者得制而後之心也蓋禮樂聖人之制實聖心所流貫  
也惟士人勤學好問研窮乎至理而後能因理以求樂爲道仁義之末失於  
精於斯洞燭焉奈何老拙之徒外吾心以求之謂禮樂爲道器制仁義之末失於  
以隊于空名曠蕩之鄉世儒任已見以爲禮樂爲道器制仁義之末失於  
吾夫子所定者卒不能彰明較著其精蘊嗚呼此竺先生訂義之所由述也先  
諱大年字耕道號楓林舉紹興壬午鄉魁會試下第絕意仕進幽居著述禮記

義等書後余觀是書也網領弘大而制節之條理言詞精密而論前安於天下後世非  
其得聖人制世道之精也而能然乎甚矣先生

### 獎孝詩 剡源集

戴表元題獎孝詩卷後曰右獎孝詩一帙曠石君敷奇吾剡源山公盛舉之孝者也  
公諱敬字彥中郎茅山世宦裔也其伯兄萬石君敷奇吾剡源山水勝茂林逵家  
張氏山窓乃考也迪功郎維翰府君公以成童之年自扶匭至兆既葬別間泣曰吾  
不忍遠離吾親也遂獨留廬墓讀君書張氏嘉其孝且俊妻贊之兆因家茂林為奉化  
人今其子姓誦門昌資裕孝讓之慨曰是詩也所謂族望有由也一日余訪公後安  
時先生於讀書適見是帙讀之慨曰是詩也所謂族望有由也一日余訪公後安  
範在是鄉可謂宅心是國之忠臣必有出於表元也幸得氏子孫能世而譜其  
行庸附名孝子之錄以託於不  
朽大德十二年仲春望日題

### 董斗祥詩編 本堂集

陳著董長卿詩編董翁忽以一編示乃詩也平生相過笑談終日風裁倚甚而口  
未嘗言詩既歿其子肖翁以編示乃詩也平生相過笑談終日風裁倚甚而口  
斯無憾矣予先君詩亦多歿且就書於卷尾咸淳丁卯九月日  
視肖翁常何如其婉三歎之餘就書於卷尾咸淳丁卯九月日  
曹說易解 全延祐志中著均誤延祐志元曹說五經有解易解為全書分辭象變占後為

## 剡源鄉志

### 卷十六

藝文上

三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一儒生所齋街為已有家  
不自給復鬻於松江某家

### 尙書說 剡源集

### 論語說 剡源集

### 詩文三十卷 延祐志

### 樊伯樞文集

陳經序曰朱子曰蓋能立君子大所以於斯世者皆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容而難於  
於大至哉言乎蓋能立君子大所以於斯世者皆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容而難於  
能踐其實則吐於詞者皆經邦維道之論而非風雪雨露之章苟非然者以是為末  
而不知其本則使措詞塊麗結構精奇亦不過雕蟲小技而已矣經非然者以是為末  
勝國之餘自後也謝諸公泊先太博而外際我朝國勢里忠朝臣成進之選而竊公世  
之知公者尙淺也謝諸公泊先太博而外際我朝國勢里忠朝臣成進之選而竊公世  
獨痛哭流涕以宗廟社稷受命詔訪江浙直臣容齋色沮嗚呼天地之間乃義之  
歸鄉杜門不出豈徒臣之察而命詔訪江浙直臣容齋色沮嗚呼天地之間乃義之  
實孰有其所立於君臣之際而命詔訪江浙直臣容齋色沮嗚呼天地之間乃義之  
後是其所立於君臣之際而命詔訪江浙直臣容齋色沮嗚呼天地之間乃義之  
單君範戴公帥死數十餘年公而之孫仁七愛國之名進士為光祿司提舉於京公之蓋必  
有其本矣公死數十餘年公而之孫仁七愛國之名進士為光祿司提舉於京公之蓋必  
文若千卷為之敘其生平梗概於右庶博使之君子有轍以今知其文大節如畫此而不傷  
然長嘆因爲之敘其生平梗概於右庶博使之君子有轍以今知其文大節如畫此而不傷

以其文也

陳著歷代紀統

讀文獻通考 浙江通志 康熙志集

陳旅序曰故知臣不得大用宋陳公微之仕於朝也雅操足以厲俗無復論足可以匡政而卒扼於枋臣不知其所以取裁籍所存與伊洛儒先緒言為諸子道之既又以皇為退教子猶吾職也乃所以於胡氏然在胸中矣然名其書曰歷代而事備者則以於祥興日成誦則數千百年之胡氏然在胸中矣然名其書曰歷代而事備者則以義婉一與日成誦則數千百年之胡氏然在胸中矣然名其書曰歷代而事備者則以爲帝不之統出於天雖偏一弱正則人心皆天理可得而當矣此敵國雖強以爲綱目中上書而不得統出於天雖偏一弱正則人心皆天理可得而當矣此敵國雖強以爲綱目中交書尊紀統之所經而自爲之傳其呼公之意網掣目張之至於受其書而讀之者必具遷述太史公之旨以爲書世而自謂成一家明言者乎之意

本堂集九十六卷

浙江通志 均作九十五卷 浙

將廢不曰張忠定公碧沆抱龍髯下從彭咸累書辭聘絕粒而逝凡此皆丙辰授抗節不屈忠血凝碧沆抱龍髯下從彭咸累書辭聘絕粒而逝凡此皆丙辰授同人也本堂陳公挾其耿介之氣發爲雄深之文歸然獨立皓首不與爭致之授簡之客亦不辭公下筆一語往往風莫不根於理而趨於古抽黃對白習爲少變時人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上

四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宰用事以策試士公嘗紀綱十事於公特自其長宜前列以痛陳厥諱人言消沮士氣寵信更嘗壞朝廷紀綱十事於公特自其長宜前列以痛陳厥諱人言消沮明者爲子深縮而掩抑以公作詩道其屈每對人言氣拂膺而不能不使人嘆恨也公陽之文宜爲國制止用之俯仰古今感觸風景以抒其深幽之佛老亦豈料不使之和其聲嗚呼國制之盛而俯仰古今感觸風景以抒其深幽之佛老亦豈料不使之蓋有窮至於世道若夫挽者非徒文也辭余老矣因念千佛經中多墮鬼錄余後死尚獲知公之平生之文何如與晉人同固幸也斯文之脈不絕仲夏既望未四庫提要曰是書凡詩三十三卷詞五卷雜文存於今者自周其原大目榘朱子陸卷此本有錄無書蓋傳寫之失宋著文存於今者自周其原大目榘朱子陸游樓萬里之外卷帙博無如斯集往過其詩尤不擊壤派文亦頗雜語錄元祐以後德秀作家已以說理之文自嚴胡寅作崇山後辨駁尤力而德秀一格不集寅斐然集簡二氏有操觚者不一而足未妨獨備一著也沙

康天久者遺樊簡爲德講周游卷四知觀蓋之和其文之羨明士宰

熙下埋輻意經金二秀學樓楊此庫後公窮有文其公者氣用  
已後沒先歟序時氏作家樓萬本提之平關至聲宜爲子爲寵事  
丑世於生歟序時氏作家樓萬本提之平關至聲宜爲子爲寵事  
耶塵之獨家威其孝錄本於堂先生之前賢集得之更艱其意必欲列公之天亦言稱先志之  
埃庭異其錄本於堂先生之前賢集得之更艱其意必欲列公之天亦言稱先志之  
中而師存此爲一人編焉知無好古而未逮力者不然藉先生而付之精光剗風公必不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上

五

丹山赤水洞天 剡源草堂印行

東華序曰往在京師見寶祐四年題名其第一甲第此三人為文也先生第卷二第  
 一久之去年奉使來明州登范氏來天一閣中孫君鏞所輯今年得鈔以歸已告成  
 化陳氏以其遠祖本堂先生過則一第生亦榮有山求知已而說有謝衣者之荆說而忘其  
 來乞序云昔唐之暇季也士爭以先第為榮有山求知已而說有謝衣者之荆說而忘其  
 其同年云校文之暇季也士爭以先第為榮有山求知已而說有謝衣者之荆說而忘其  
 國祚之將移與抑先寶祐蓋亦唐之符光啓不而泯滅者如天是故豈留非其文儒輩出後  
 求名節之效與抑先寶祐蓋亦唐之符光啓不而泯滅者如天是故豈留非其文儒輩出後  
 世為所書也瀾自垣寇亂西湖文瀾儲地無遺亂所損不諸大吏一顧士大夫喜日之  
 區為開書局於會垣復西湖文瀾儲地無遺亂所損不諸大吏一顧士大夫喜日之  
 之重開學往尤以搜訪遺籍為事日增不辭而序之者此將氏名有可而錄中矣以按老  
 倦忝領學事尤以搜訪遺籍為事日增不辭而序之者此將氏名有可而錄中矣以按老  
 字書此非孟夏其月貫  
 實符云癸巳孟夏其月貫  
 入四庫海內之士未生以文名而吾鄉蓋東南無刊一本奉化孫君玉仙堂集國朝乾隆開採  
 有蔣人與曹君月評深瑞為感若書藏曹氏玉仙堂集國朝乾隆開採  
 復借仁相丁氏藏本抄補其於各縣功可謂且勤矣至若割富亦文獻舉豈  
 君鶴亭育姜陳氏文奇析居異鄉各縣功可謂且勤矣至若割富亦文獻舉豈  
 與源成鈔以此得見任文松鄉集始有叔契其而印行同也復玉仙堂心堂而有助舉豈  
 剡源古文鈔以此得見任文松鄉集始有叔契其而印行同也復玉仙堂心堂而有助舉豈  
 果嗜古不以講學自居抗其前贈吳安仲學之心學莫病於過耶抑其歸為老莊  
 先生嗜古不以講學自居抗其前贈吳安仲學之心學莫病於過耶抑其歸為老莊

亦莫病於固人幸而儒儒為告子必區區小技而風月自命安立標榜為尤難贈  
 孫會叔云夫固人幸而儒儒為告子必區區小技而風月自命安立標榜為尤難贈  
 已參開則易忘題真觀石道亦惟言必當之物外安有道外常以信篤敬為本虛則  
 易放開則易忘題真觀石道亦惟言必當之物外安有道外常以信篤敬為本虛則  
 其儒謂之可以願與讀風集者細心袖之是母忽粹  
 然儒者之言願與讀風集者細心袖之是母忽粹  
 昔先君司馬澤跋右管本堂文門太守規復郡城既而莊公上一世孫引之書多假自  
 杭垣文淵閣中有人付之堂一映太守規復郡城既而莊公上一世孫引之書多假自  
 多資考證無所春以化孫君玉仙明經子其司馬廉隆瑜獲雋後從先人地  
 下錄而君志事所賴以繼述者獨仙明經子其司馬廉隆瑜獲雋後從先人地  
 忠錄而君志事所賴以繼述者獨仙明經子其司馬廉隆瑜獲雋後從先人地  
 本堂集敗見壬辰之春元迄今代有賢哲而藝文所徵如文介公禾四未逮者也吾陳  
 氏自莊靖公以來宋元迄今代有賢哲而藝文所徵如文介公禾四未逮者也吾陳  
 延美眉公百官圖說仲公陳氏日鈔隱集昔先代舉和集本湖公蔡見而湖  
 稿及眉公百官圖說仲公陳氏日鈔隱集昔先代舉和集本湖公蔡見而湖  
 茲集雖非足本尚歸然如魯靈光之存不可謂非吾宗倉基一之族纒已自茅山走馬  
 獲觀斯集之行世源流別有宗譜中世望後支派  
 塘與本堂先世之資云時光緒有宗譜中世望後支派  
 存證在茲不復資云時光緒有宗譜中世望後支派  
 子裔孫育君不復資云時光緒有宗譜中世望後支派  
 子裔孫育君不復資云時光緒有宗譜中世望後支派  
 要以預校對之役每誦一篇心未嘗不躍然起也任所寬先代著存無幾此  
 書並預校對之役每誦一篇心未嘗不躍然起也任所寬先代著存無幾此

編雖四庫著錄而不付剞劂終無以獎海內好古者之心戊子春聞孫君玉仙明  
經留意鄉邦文獻撥及是編既而秋闈旋里以得借鈔仁心丁氏藏本數卷告  
天下事有志竟成一經授受幸未替於書香且派遺書者歟吾族竊先世除蔭雖不  
甚發名成業而一經授受幸未替於書香且派遺書者歟吾族竊先世除蔭雖不  
者有之而不以告是不肖育姜之無人心也孫君并命元子遠謀從一篇敬告同  
姓而同志之士亦開及焉即以校讐之事屬之孫君矣子遠謀從一篇敬告同  
乃勞自辛卯冬開離文學宋能窺見萬一惟平時繩尺自闕者俟訪補已育姜不  
於本堂先公之行誼文學宋能窺見萬一惟平時繩尺自闕者俟訪補已育姜不  
各宗之贖而先子與先兄遺憾庶其稍慰云爾癸巳夏五  
將來之贖而先子與先兄遺憾庶其稍慰云爾癸巳夏五

至元奉化縣志十卷 浙江通志

道統三書 本堂集

自題後曰韓文公謂吾道之統孟子死不得其傳孰知此非周子而後又大光明有  
太極圖通書西銘在焉全體大用與九經表裏學不知此非周子而後又大光明有  
日因會朱子所註三書為一編吾老矣兒曹尚敬之哉癸未季夏書交翠窗

單庚金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 剡源集 元史藝文志

春秋傳說集略十二卷 剡源集 元史藝文志

論語說約 剡源集 浙江通志 曠縣志俱作論語增集說約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上

六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晦溪處士餘力藁 剡源集 浙江通志 曠縣志俱作晦溪餘力藁

陳觀棣萼集 清容集 袁損曰荷律巖壑侍博士窮幽扶奇連唱屬和

發蚪集 清容集 元史藝文志

嵩里集 清容集 元史藝文志

孫嘉詩集 剡源集

載表元題孫常州摘葉孫常州天資篤雅瀟灑人也晚歲歸臥四明山中即園池  
之適易軒馬之榮用篇翰之勤寄篋書之能而尤好哦自樂天詩意至輒效其體  
為之得之琴不勞而神全機縱行酒起酒倦詩止名談勢語終夕不私及私來  
其集每見琴樽杖席之間詩行酒起酒倦詩止名談勢語終夕不私及私來  
流路與沒其子將亦由承平士大夫氣習極多力未及遂先刊一復二以得  
哉公既沒其子將亦由承平士大夫氣習極多力未及遂先刊一復二以得  
者此豈是也余讀而潛然昔樂天以無子為恨垂老手此又可敬也  
寄靈浮屠之室以傳久其言悲傷之甚而公有子如此又可敬也

汪灝蠟臺稿 康佐志 剡川詩鈔 鮎埼亭集

僧普濟五燈會元二十卷 岳林寺志

元

蕭子西詩 剡源集

戴表元題詠蕭子西詩卷後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承詩大抵善校定者一  
世可學問相若加之世飲食之於旅旅炎涼之憂以爲不可外田園未嫁詩之舊永極味  
也年俱老若相加之世飲食之於旅旅炎涼之憂以爲不可外田園未嫁詩之舊永極味  
之於內公倡酬之味酸鹹苦辣煎時爲多如膏糜時同遊力盡津竭而甘生焉故平  
生與公於詩之味酸鹹苦辣煎時爲多如膏糜時同遊力盡津竭而甘生焉故平  
在馬鬣劉至仲在雁奇胡元魯至傳臺生徒執視童孺欬一睡相合必有詩法則急於百  
返危韻或乃其和爭奇關博下至陽笛人聲之感黃公酒鐘之竊自快之愜愜於心不  
復談此事矣里問謝而惟老得子西然孤陽笛人聲之感黃公酒鐘之竊自快之愜愜於心不  
抑余評子西詩氣清而伯仲不枯使舒劉諸公在公必擬造言不愧  
古八次猶當在永公伯仲不枯使舒劉諸公在公必擬造言不愧

戴表元剡源集三十卷

自序先生姓戴坊名表元字帥初剡源之會伯林先生譜知者祐甲辰五歲居奉化縣小  
方門三傳而徙戴坊郭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會伯林先生譜知者祐甲辰五歲居奉化縣小  
遊杭作書言時政激習古文公卿大夫始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連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  
歲終入外舍生試優升內舍生辛未春南入第第十名庚午策試中太學秋賜進士  
不既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郡督行戶部掌故國子生以滿會兵變改避鄰郡及丁辭  
士及第授通功郎升學教授西起戶部掌故國子生以滿會兵變改避鄰郡及丁辭

剡源鄉志

卷十八 藝文上

七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丑歲兵定歸雅至是居度亦不可久遂賞楡林之地而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  
徒賣文以活老稚鄧居亦不可久遂賞楡林之地而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  
益知而婚之薦已舉即以家學起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自山信州每杖策  
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以名其步不或稱野翁充安老忘人憶委  
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步不或稱野翁充安老忘人憶委  
袁損咸嗟其斷缺航頭之岷山或議其改更念茲汗簡之勞多孰若壽梓之功博生  
乎今者嘗忽夫志華窮古世或知其非愛得溫璞以成連城之剡源若哀吉金以合  
成縣之舖在木庶得老益傳同夫利斷其允宜贊不在是舉曷成斯文棣參軍  
十四年之計在木庶得老益傳同夫利斷其允宜贊不在是舉曷成斯文棣參軍  
市帳中之翻敢徒求美修名中  
郎上之翻敢徒求美修名中  
宋濂序曰濂嘗學於先生之文公絕不能以多致會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  
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公絕不能以多致會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  
事便者入闕遺者遂以對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果以於源文集二十  
八卷求上濂始獲而覽焉因作自辭章於高第其方則穿公卿大夫視應律  
爲急俳諧以濂始獲而覽焉因作自辭章於高第其方則穿公卿大夫視應律  
萃萃以所道取寵之具又稍稍上之聘弘修語錄雜佐以而略墨百而弗與去  
我將以所道取寵之具又稍稍上之聘弘修語錄雜佐以而略墨百而弗與去  
語助之辭而不可作無時將不能蔽其精明怪夫當時之士奚如日乏一人際乎  
天雖疾風暴雨不可作無時將不能蔽其精明怪夫當時之士奚如日乏一人際乎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上

八

剡丹山亦水洞天

其狂之淵耶復念不刊之溝而士何代云無區所見態橫逸而能知非誠然也及  
先生之淵作新而念不刊之溝而士何代云無區所見態橫逸而能知非誠然也及  
十步九折而無入太學以舍法升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耶蓋進士乙科調  
知授文咸府中又遷臨安教授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於家初先生既起第  
信州教授康府先生年已六十授行禮部掌故皆不辭後六年終於家初先生既起第  
閣宋家皆歸先生之陋即無異詞先生及司業均與先生之孫資先源集者歸以夏君  
章大之史鄉有命君來國子學正公與先生之孫資先源集者歸以夏君  
先生之鄉有命君來國子學正公與先生之孫資先源集者歸以夏君  
題詞為序且謂如先生之深唯荆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為子幸久神光於是其  
漢文終弗能掩也其先生  
周生儀序曰余自東髮清時深雅進言陳厥為神意及先生曰志得中先生者云元  
請之誠然矣雖於先生之志里人非知先生里中人即知先生亦近有必  
得先之誠然矣雖於先生之志里人非知先生里中人即知先生亦近有必  
乃更詢之道學明士有錄才彦若夫車行途非險者易也嗟夫先生之文若利  
翻更詢之道學明士有錄才彦若夫車行途非險者易也嗟夫先生之文若利  
宜用之而大者二小者餘能耳也先生之布帛菽粟卒不可得而見也豈非先生  
先不妄之與取舍以在修人之士輕重由乎世之崇尚係乎好尚非以好文而世  
乎作時之與取舍以在修人之士輕重由乎世之崇尚係乎好尚非以好文而世

者進士未幾而元胡常王之賢者矣則非知隆之時而人非禮重先生之文家  
淳生約履遷居止焉以江而終不肯以文字獵名其先生流布已之先生甘  
心窮我明先生德於盛學士大夫始知先生之文而史館之文矣然布氏未  
以表之錄文之卷或資於多識也嗟或於嘉靖丙辰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  
生之人錄文之卷或資於多識也嗟或於嘉靖丙辰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  
是博訪一荀有備諸體而單篇斷續然後之積有能一而三先生之文則全  
獨詩集可無恨也隆慶壬申余承乏西蜀後之積有能一而三先生之文則全  
聚之詩成三不獨蘇諸元家爾矣因之庶幾後之積有能一而三先生之文則全  
範以識始末云蘇諸元家爾矣因之庶幾後之積有能一而三先生之文則全  
戴世也稍見其遺文一因訪求其全始知先生之文則全  
先世也稍見其遺文一因訪求其全始知先生之文則全  
嘗多而所刻之太嘗從借得之手抄之日夕覽味始知先生之文則全  
而多而所刻之太嘗從借得之手抄之日夕覽味始知先生之文則全  
細不苛馳公所以刻奇巧而無刻之乃稍加校訂命工梓以承乏之來  
事因求馳公所以刻奇巧而無刻之乃稍加校訂命工梓以承乏之來  
生先感序進士未幾而元胡常王之賢者矣則非知隆之時而人非禮重先生之文家  
繼先感序進士未幾而元胡常王之賢者矣則非知隆之時而人非禮重先生之文家  
生先感序進士未幾而元胡常王之賢者矣則非知隆之時而人非禮重先生之文家  
知其心哉余嘗謂淵明非詩人而先生亦非文士蓋千載而下詩文而精詩文之士孰能



不工者此所以告世之難及也余故因刻既成  
而汝礪斲略先生雅好山水又徹帶視之非揭漢為古文辭若詩往往世之心而沈晦顯  
周汝礪斲略先生雅好山水又徹帶視之非揭漢為古文辭若詩往往世之心而沈晦顯  
作者忽變態之當其子一樂道先生方魯連於我明宋潛溪氏為一進既儒如又標不羣揭  
稱先生為江不啻古無所稱先生方魯連於我明宋潛溪氏為一進既儒如又標不羣揭  
香紫霞中人曠世後無知先生方魯連於我明宋潛溪氏為一進既儒如又標不羣揭  
為名高遠令曠世後無知先生方魯連於我明宋潛溪氏為一進既儒如又標不羣揭  
訪遺編炳然藏於國史於副在名山直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大家並垂不朽其先  
生諸公炳然藏於國史於副在名山直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大家並垂不朽其先  
名又焉  
四庫全書提要刻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人  
宋咸淳中書登進士乙科除建康教授授調婺州移疾歸再館宋源曾序而刻之凡二  
亂不就元大德中學傳表元所著刻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源曾序而刻之凡二  
家不蹟其元史儒學傳表元所著刻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源曾序而刻之凡二  
元八卷其復久佚此本乃嘉靖間四明海甯刻源集四卷為黃宗義所選錄非  
完書也表氣少從王應麟舒岸初游學問淵源具有授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  
宋季文章氣少從王應麟舒岸初游學問淵源具有授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  
深雅潔化朽腐為神奇開事舉而一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開  
東南之公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帥初一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開  
黃文獻於元人之中推章之獨至今觀其詩文信屬立所論不誣先生為  
然云云於元人之中推章之獨至今觀其詩文信屬立所論不誣先生為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上

九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子部松年敘曰余既得袁清居士集元稹本五卷刊之清容為戴剡源先生弟  
翁洲先生所從選錄不全太史蓋是幾趙久矣今司馬則得於湖州毛晉  
孝廉司馬然皆無主名不能分別某者為回氏其明確者既皆從之而意有未  
加朱墨爛然皆無主名不能分別某者為回氏其明確者既皆從之而意有未  
亦弗敢不辨原何氏則音統以或括之而余所更定者則率隨文條列又原本  
改者既不能辨原何氏則音統以或括之而余所更定者則率隨文條列又原本  
詩文固空夫刺源仍或先生亦章注博以存雅義法整凡三閱月是為東南一大家  
繙寫付刻者多論著大端以告後世且使海內博物君子得其所歸云道光二  
所由刊刻者多論著大端以告後世且使海內博物君子得其所歸云道光二  
年十

剡源文抄四卷

四庫全書存目重刻本  
黃宗義編

朱適序人口適從子仲安來有奇文共賞之請遂付剡源先是不精神是編莫稷然想  
見其為口適從子仲安來有奇文共賞之請遂付剡源先是不精神是編莫稷然想  
而北也忽風雨驟作魚龍亂飛箱匣資未爽也而此編諸危嶮存豈託源固  
越人南枝之戀愴北風而思返耶抑資未爽也而此編諸危嶮存豈託源固  
西村壑人為欲以千金也嗟乎天之在氣以文之一氣而當矣天地之氣而當矣  
舒則擊而為雷因以千金也嗟乎天之在氣以文之一氣而當矣天地之氣而當矣  
之又久而天諸名山傳必不其人也光且刻源其書論其時乎陽氣既通於真靈如  
爽之所謂天諸名山傳必不其人也光且刻源其書論其時乎陽氣既通於真靈如

絕絃慨當以慷乃一不露其鋒芒而幽味深長初讀之明月入懷也既而懷風蓋  
雨猿吟而鶴唳也又既而冷洽乎飄飄乎行雲御風轉春和之沃若也刻源手書其  
得天地之中氣鬱而歷五舒必待雷電始得從塵後蟲鼠之草木皆為之甲非其氣  
閱三數朝問其時歷而百幾十歲始得富於春皆於友仲安陽月能廣西日觀山  
書見所未見如予老而失學得詮次而流傳之皆於友仲安陽月能廣西日觀山  
先先生是予當聽然謂夫是予之傳幸也夫康熙歲次戊辰陽月能廣西日觀山  
下後世是予當聽然謂夫是予之傳幸也夫康熙歲次戊辰陽月能廣西日觀山  
書於南  
爾共贊序王充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則得矣斬而勿廣未免施所好焉且  
文之至者固非一人所集賴終秘人者以傳而刻源先生則幾至溷沒黎州黃先生  
文章為東南名宿願柳集賴終秘人者以傳而刻源先生則幾至溷沒黎州黃先生  
出之以授石應先生石應先生又應先生秘出其書以授小子思龍飛卒不可奪以  
叔氏日觀先生日觀先生又應先生秘出其書以授小子思龍飛卒不可奪以  
是從諸文不者後之觀公議則必非造物之有肆於為子固陋雖奇者當知  
刻源秘其美而廣其傳也附以不付則勿榮并居也刻源自敘六歲知為詩其序入  
勿源不淺若曰思贊將也附以不付則勿榮并居也刻源自敘六歲知為詩其序入  
刻源不淺若曰思贊將也附以不付則勿榮并居也刻源自敘六歲知為詩其序入  
而將自許不置惜未得合而深幸而企望者矣自康熙歲次戊辰陽月能廣西日觀山  
撰仲安

刻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上

十

丹山赤水洞天  
刻曲草堂印行

刻源佚文二卷刻源佚詩六卷

硯助室刊本

王家振序曰昔方通志序元劉樞園文集云海內戴公文亦傳於時蓋通志從潛溪  
敬者戴刻源袁伯長袁仕元為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於時蓋通志從潛溪  
遊獲見刻源集二十八卷則不胥而走矣而猶曰詩集僅備諸體散尚繁此先而  
然至周羽可重輯本出則不胥而走矣而猶曰詩集僅備諸體散尚繁此先而  
於鄉先正以有字網羅不遺餘力往者刻源文內鈔之刻源附佚文十三首今復得  
自並其快詩三百餘篇另為一集將盡二集有心人冥搜未見孫何稱退之未廣  
或以美備而力不副或有唐人號能文者莫如韓退之皇甫持正而見孫何稱退  
蓋與大夫種白樂天稱見者未剖別一本皆疑為贗鼎遂并其尤難更僕數後  
人可因夫目以意妄為之稱見者未剖別一本皆疑為贗鼎遂并其尤難更僕數後  
尾勤求無已亦生之詩使壁彩劍光披發白爾而玉仙又非有力者其用仙船  
真不一矣夫故風南皆自以終汶汶方氏盛稱園之先生亦力辭薦見即高風  
亦從永樂大典錄出獨流先絕之章有蓋溪以源僅可文章名而助其文淵今  
宋元之交功子故述而緣天亦若塞之仙之假手於玉仙也遂光緒安坐而一收  
澤骨之功子故述而緣天亦若塞之仙之假手於玉仙也遂光緒安坐而一收  
孫鏞跋曰右卷佚文四庫首而佚詩三百流傳者五獨鈔本耳本氏開集天下承  
也孫鏞跋曰右卷佚文四庫首而佚詩三百流傳者五獨鈔本耳本氏開集天下承

士始以得讀剡源集為快戊子之秋余就試杭垣從仁刊剡源氏借得鈔本剡源集  
四卷文凡六十餘首內有集外佚文十三首即昔年附刊剡源氏借得鈔本剡源集  
從丁氏借鈔剡源集久矣甲午之冬告假在里始得依集類編付諸剡別有所見  
巨帙余屢欲刊之久而未成今歲元月十日備已南一人自明初宋濂氏訪於郡國始  
併附卷中蓋儀生為三十卷可謂備已南一人自明初宋濂氏訪於郡國始  
所遺泉上合日贊歲時修祭并居檢田以圖永久可謂無一人荒祠者歟余既校  
刊此書喜并陳君之所為未備尤余之厚期諸君子  
聞而與起并推廣其所為未備尤余之厚期諸君子

榆林集五十卷清容集

僧珣詩剡源集

戴表元珣上人刪詩序人之於言少而作繁而老簡彼其中固自有定不也言之至者  
為文而人之上人有涉於刑名器數而作繁而老簡彼其中固自有定不也言之至者  
以生悲喜憂樂忽焉觸之而材力不與焉此其少居於大山長谷之中余得不敢  
待而然哉珣上人學佛氏之道遠世避俗與木石並居於大山長谷之中余得不敢  
以常論之願獨喜為詩出如文遁佛圖澄二人謂余曰吾刪之能言能使國焉夫  
古之學佛之徒以吾書所載如文遁佛圖澄二人謂余曰吾刪之能言能使國焉夫  
乎抑固多卿子弟人傾聽之然其言傳者少其謠謠於言與今浮圖之言不空  
佛之說而為致或當然也世上人本三石已極衣冠之流於士氣貌於嗒然如不欲語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上

丹山志水洞天  
剡源草堂印行

今又厭詩之繁而務刪之是不待年之老而能簡於言者歟夫由佛氏  
之說則不入刪詩序余誠東玉師在紫芝山中且若有一年所失有衣所刪詩者也遷鳥  
又珣上人再剡源村省非丘墓歸宿見其歎於吾世忘物之既矣而吾歸而  
石之明日入剡源村省非丘墓歸宿見其歎於吾世忘物之既矣而吾歸而  
行勝而仁義人也且別出一編余曰宿昔所歎於吾世忘物之既矣而吾歸而  
友信乎仁義人也且別出一編余曰宿昔所歎於吾世忘物之既矣而吾歸而  
益疑之蓋佛法於吾徒之言有所不屑而此也吾以之須乎雖然必為我言之日是余聞  
之駭爾吾以九州四海聖人於人間世而得已爾其初無若爾自餘刑名器數民  
舜夫爾吾以九州四海聖人於人間世而得已爾其初無若爾自餘刑名器數民  
辭者宜無所留於心而况飢渴寒暑遺於大而未遺於小也吾然吟玉難行應法  
言近道其必有異於諸人之得者矣雖然東玉之道能於今也為家有三老單方無  
之身輔之以學將何行不可至何入不可得然東玉之道能於今也為家有三老單方無  
備之幸而征法不加餽粥無以絕上下相保優遊天年斯既多矣他日東玉遊行而  
歸過相勞問於是益往者何有哉餘何有哉  
則余所望於平生遠往者何有哉餘何有哉

陳成晦父詩剡源集

戴表元陳晦父詩序世多言唐人能以備攻科目人不能自項以二曹父子起兵間  
皆能之無問父詩序世多言唐人能以備攻科目人不能自項以二曹父子起兵間  
攻耳陳世汴梁江浙諸公既不以名取里門所事見廢人夫攻十有不八九出於場  
記與陳晦父見弟為兒童時持筆取里門所事見廢人夫攻十有不八九出於場

科不舉其得之之道非明經則賦詞賦固無有以詩進者問早得一二以詩進謂之雜自  
人以不齒錄惟天台閩風舒東野及余數人輩而藏箱久不敢以傳諸人之弊俱革詩始  
以不切之務每遇情甚感動吟往非人問所通愛父在詩時年最少且復已十餘  
丹鍊氣單門秘訣雖老死盡矣亦名以髮遇於世乎海父在詩時年最少且復已十餘  
大出而東野固將遲其成使之行名以髮遇於世乎海父在詩時年最少且復已十餘  
作詩方工天固將遲其成使之行名以髮遇於世乎海父在詩時年最少且復已十餘  
風翁稱道者余不復舉自括蒼也以來通清而有日餘  
編諸唐人庶幾升堂而入其室者也  
陳樸味道編補遼金元志康乾志陳樸兄家於吳

雲軒集補遼金元志康乾志  
陳子翬思剡集元史藝先志成化志康乾志浙江通志

上虞縣志浙江通志郭南上虞志序曰至正  
徐本原思剡集元志補嘉靖志浙江通志剡川詩鈔

陳經通鑑續編二十四卷百川書志浙江通志作三十卷

陳經自序余讀歷代史輯事之大者為筆記百卷或見之曰子之志也然周威  
烈王而下至於宋興其取舍之審有逾於司馬公資治通鑑者乎況朱子綱目筆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上 十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削之慎耶已豈觀與諸書並傳哉雖然編古至高辛傳疑之言無乃復乎余曰吾備  
吾編也契丹國俗慕華其國所志者不可不存也宋三百年之治亂與亡新史  
而寡要觀者思約而未得也吾志者不可不存也宋三百年之治亂與亡新史  
乃取而刪之使志高辛為通鑑世編上下卷唐天復至周亡遼夏初事為通鑑外編  
一其不取前編於大元為通鑑世編上下卷唐天復至周亡遼夏初事為通鑑外編  
惟其意焉則非謂我者矣至正十年歲在庚寅夏六月甲子編  
賈之漸序述前君子之志非聖賢不能造其端後人因魯史以君子春秋不能述  
賢之漸序述前君子之志非聖賢不能造其端後人因魯史以君子春秋不能述  
子然朱子變無法乎春秋下取乎左氏因溫公之通鑑而宋之統綱目可謂善述  
矣然朱子變無法乎春秋下取乎左氏因溫公之通鑑而宋之統綱目可謂善述  
其文非著作之體有志於斯文者不能無所感矣四明陳君子經因三史之成書  
取法乎綱目起宋迄元類為續編凡若干卷樂用宋紀之凡法乎綱目起宋迄元  
太平興國之混一本之紫陽語錄之微言建炎紹興之紀大書法乎綱目起宋迄元  
筆上而隆之李重進以謀反而君臣之分明書之里鉢之世襲而夷之禍兆不  
忍絕於其終書之重進以謀反而君臣之分明書之里鉢之世襲而夷之禍兆不  
至於尊大旨略而後有作之官重道統而書之也嗚呼溫公之義繁簡不問然紀  
事實於書大旨略而後有作之官重道統而書之也嗚呼溫公之義繁簡不問然紀  
局然猶歷之九年而兼二公之難為其用功亦勤矣溫公嘗言吾通鑑成唯王勝

然則一過餘人未半卷即已卷睡漸於是者哉子經以漸書獲現其槩也屬漸為  
之讀不知子經人未半卷即已卷睡漸於是者哉子經以漸書獲現其槩也屬漸為  
序因述其得於是編者以復之其  
未基序宋司鑑文正公編次資治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其旨微矣考  
陳夫子因通鑑舊文別以義例為綱目以正百王之統由是而後有紀之折衷於  
理亂者所宜世守而勿失也近世東陽金先生病劉氏外紀之折衷於經而足  
非或繆一於聖人乃攬其通鑑以著矣前由威烈王上至逮於高辛述作之前編  
百氏而難有盛衰家所記豈無帝王將相禮樂刑政有得而失此後百年之君  
遠而難言然百家所記豈無帝王將相禮樂刑政有得而失此後百年之君  
其世連有盛衰家所記豈無帝王將相禮樂刑政有得而失此後百年之君  
筆而為之論深造義理之微不足識是非之正此吾友陳君經編之不足  
萬事之統非深造義理之微不足識是非之正此吾友陳君經編之不足  
以爲紀不歷也蓋統之先君子授秘監公家以學訓釋居四明山受是推宗即  
書以紀不歷也蓋統之先君子授秘監公家以學訓釋居四明山受是推宗即  
志所屬管申以爲圖傳諸同志且敷而有筆或損繁以致於前乎唐堯者既有  
於高辛下據申以爲圖傳諸同志且敷而有筆或損繁以致於前乎唐堯者既有  
不補其未備後乎五代正統者以定萬世之大分則考亭夫子之特筆秘監府  
子經然果其世守而勿失也蓋統之先君子授秘監公家以學訓釋居四明山受  
盡譚然果其世守而勿失也蓋統之先君子授秘監公家以學訓釋居四明山受  
史子歸之此編豈非師古固不得以先志乎傳也至正十八年前編三月甲子  
序而歸之此編豈非師古固不得以先志乎傳也至正十八年前編三月甲子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上

十三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周伯琦序史學簡而核春秋於書嚴編年史創於春秋其載類分助於遷記而歷代則  
而威烈王二十三年以春秋法書年以正統以書明人紀以修尊卑高下之分剛柔香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春秋法書年以正統以書明人紀以修尊卑高下之分剛柔香  
傳之敘列也名之以春秋法書年以正統以書明人紀以修尊卑高下之分剛柔香  
惡之別昭乎萬世矣然而前乎威烈王未編次後乎五代者未有論述前陶  
缺疑信昭昭乎萬世矣然而前乎威烈王未編次後乎五代者未有論述前陶  
尊承先志纂輯前名曰通鑑前編而陶唐之前莊高辛氏考其紀其子經第一世以  
金氏之所述又建號也丹建子國之始並與國四年為第一中原本始大書其年二  
正統有強弱之分無強弱之總之卷二以通鑑綱目為通鑑綱目之法蓋地有偏全而  
其前人之業成一家之言實有以繼之朱子之編之於今上下扶陽抑陰之道陳善  
誠能以朱子通鑑綱目為言實有以繼之朱子之編之於今上下扶陽抑陰之道陳善  
以無間如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之編之於今上下扶陽抑陰之道  
徹義理隱然見於統紀不私於教豈小補哉義和之如出一口予遂移疾力辭不  
待制王理輩首議統紀不私於教豈小補哉義和之如出一口予遂移疾力辭不  
就其書雖成布在既成而公論有幾不掩者定而論著存若神明之可謂世積  
其人哉子經不脫其纒以今行中致筆札飲食之資聚諸生國瑞甫好古君子始全  
歲訪子經不脫其纒以今行中致筆札飲食之資聚諸生國瑞甫好古君子始全  
時訪子經不脫其纒以今行中致筆札飲食之資聚諸生國瑞甫好古君子始全

焉松江守昭公陽周子之逃思適前將賢梓以廣其傳請予序之噫此予同志也朱  
子之綱目希聖也陳氏之綱目希賢也居撰人歷代統緒以有淑子弟之經之  
子微宋秘監知台州精於史學晚歲隱居撰人歷代統緒以有淑子弟之經之  
嘗為校官所成名又傳注人紀統千言子至經又言蓋三世矣予弱冠客抗與汝泉  
今觀子經所成如此使紀人歎不巳子經又言蓋三世矣予弱冠客抗與汝泉此瓦  
相發也其績學論是非一日夫正年歲在辛丑孟夏  
如神序甚矣補乎經則不足史以爲一體不有制故太史公之書其體本乎書司  
張言不有以補乎經則不足史以爲一體不有制故太史公之書其體本乎書司  
爲言不有以補乎經則不足史以爲一體不有制故太史公之書其體本乎書司  
易詩之體未得左氏而子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  
又非諸子之法言也論散在書志與左氏相頡頏而公之微學可以明六經者則  
名司馬氏之統紀傳於家述孫經字子經始推其志司馬氏之微學可以明六經者則  
夫外紀前編之詳且盡一使觀者自開至壬辰余居廣陵始識子經於通  
鑑未若前編之詳且盡一使觀者自開至壬辰余居廣陵始識子經於通  
者人蕭條一室若度木榻而弗得也書翁翁乎若而失而甲子適成四年得詳觀其  
以繼經相汲乎若度木榻而弗得也書翁翁乎若而失而甲子適成四年得詳觀其  
與子建隆至太平興國辛丑之十月復會吳中以其書適成四年得詳觀其  
宋自建隆至太平興國辛丑之十月復會吳中以其書適成四年得詳觀其  
比漢唐遠也而年宋自統謂之下補遺書法紫之陽先生簡之中也而義不  
氏之補遺也而年宋自統謂之下補遺書法紫之陽先生簡之中也而義不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上 十四 丹山赤水洞天

故題之曰通鑑續編以其體蓋亦本於春秋臣王因震時三史正統論三史一修端之  
雖知宋爲正統物議以宋勝國而本於春秋臣王因震時三史正統論三史一修端之  
言欲以遼爲北史金爲北史宋自太祖立史正統卒不能定以爲南史雖以爲  
專其論力遼爲北史金爲北史宋自太祖立史正統卒不能定以爲南史雖以爲  
謙然終未有能持宋立趙宋滅論本朝混天下則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也  
梁與郭周而趙宋立趙宋滅論本朝混天下則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也  
繼者趙宋之統也周則漢代晉可後矣或曰承遼金之心未厭遼金亦不得爲  
之統乎曰宋之統則漢代晉可後矣或曰承遼金之心未厭遼金亦不得爲  
北方天下幅裂有五燕雲雖破也或曰承遼金之心未厭遼金亦不得爲  
或曰然則宋繼何至乎宋與國唐統也漢正統也唐以後天下混一斯時金亦  
南史斯則宋繼何至乎宋與國唐統也漢正統也唐以後天下混一斯時金亦  
代之猶晉北有無統至隋唐而統絕耳故宋之統猶晉之統也元魏隋唐之統  
宋之統所跨五代梁陳也唐而統絕耳故宋之統猶晉之統也元魏隋唐之統  
無統至太平興國四年而後有統蓋得其說矣是經之書自唐而下百世之  
子與三史並行於世亦可謂無愧於心矣書之於世也雖一卷之經但書  
得與三史並行於世亦可謂無愧於心矣書之於世也雖一卷之經但書  
國之始正廿二年爲一卷次寅爲二月既望齊郡張紳爲  
大明會稽韓陽重刻印者無虛日今時士君綏梓蘇學以廣其傳元祀來學士  
元夫爭備是書重刻印者無虛日今時士君綏梓蘇學以廣其傳元祀來學士  
之書觀其腐朽殘缺爲之慨然即營圖畫節以爲所費之學宮纂梓是編工悉心重刻碑

編得之巧而復其昏而復明又於通鑑總類諸書之損失者亦皆補  
四庫全書前編而曰經以陶氏通鑑朱子綱目並終古至高辛氏以周威烈王所以上雖  
有金履祥前編而曰經以陶氏通鑑朱子綱目並終古至高辛氏以周威烈王所以上雖  
皆第一卷次太祖終於二王以禮通鑑之志其得國之故為名然大書分註全仿二卷  
仍襲通鑑之名曰非其實也  
錄唐丁編丙遷侍制元正明史楊本陳極通鑑至正十年自曰極子八年臨化人明  
世一編一德周天復至周亡遼夏初事為通鑑外編一序其書以盛古至通鑑新編  
例十三卷自明太平興國三年以前係甲子四年麟北漢後全以統繁一又揭守  
昭陽世顯遜思通袁又償鴻城將懷堂芥青卷八山房諸印仁和高望曾為濟氏鵬  
跋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二卷 九靈山房集

司黃經歐  
馬氏四良  
文之明通  
正教人鑑  
公故祖前  
作學父編  
資問俱舉  
治早以要  
通成史新  
鑑流學書  
斷盡名序  
自莫家通  
周威烈蓋  
王訖中三  
于年以世  
五代來遂  
而金斐然  
安公著述  
作通為已  
鑑前正則  
編以謂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上

十五

丹山亦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紀其前五代蓋後成未皇極經世乃以胡氏皇王大辛氏之契丹阿保機周氏未陶唐  
之我元開闢以來至四氏今上曰通鑑千餘年其治之補金氏夫為所治之道歷馬氏  
至所缺而闕以二來至四氏今上曰通鑑千餘年其治之補金氏夫為所治之道歷馬氏  
見一乃江守海而陵馬氏謂子經是編也且其著作之體大義著於題而註司馬氏  
通鑑乃家左氏名而多尚正之使與續編夫孰不習也乎況金氏之題自序有略其  
取之繁因以左氏名而多尚正之使與續編夫孰不習也乎況金氏之題自序有略其  
注之則繁因以左氏名而多尚正之使與續編夫孰不習也乎況金氏之題自序有略其  
後遺之意也哉然非博而能精如子經前紀是尚區區於此也於是子經之述登非金氏  
之指意也哉然非博而能精如子經前紀是尚區區於此也於是子經之述登非金氏  
其及是書出成詳略將刊而論著于篇余謂是馬君居幕時嘗以子經之述登非金氏  
矣及是書出成詳略將刊而論著于篇余謂是馬君居幕時嘗以子經之述登非金氏  
可作之者此二書而已說而諸首焉余謂是馬君居幕時嘗以子經之述登非金氏  
不揚子如妻此而止可謂得者矣其言要非二學也蓋可盡乎聖人之心然後自  
人之後歷千百年未嘗有能及者矣其言要非二學也蓋可盡乎聖人之心然後自  
又之春秋為通鑑蓋史記則每事紀也其太史公始末通鑑則年記通紀以正公  
其能事之先後皆於謂紫陽朱子材復然其義或網目若千卷且編年通紀而詳  
能事之先後皆於謂紫陽朱子材復然其義或網目若千卷且編年通紀而詳  
要蓋純乎春秋之法矣則聖人之後不賢古史之體多有目其書豈徒今觀然  
經所純乎春秋之法矣則聖人之後不賢古史之體多有目其書豈徒今觀然  
而能觀是獎書正學彰明善道之上以禪國亦藉古之治下以經生民也無弱之於治則其  
而能觀是獎書正學彰明善道之上以禪國亦藉古之治下以經生民也無弱之於治則其

功亦豈在子經後哉序而歸之余固不得而苟辭也

浦鑑筆記一百卷

黃氏書目成化志極祖著嘗本綱目著書以紀歷代之統父

二百卷傳諸同志

宋史辨一卷

浙志 惜生堂書目

宋鑑綱目二十四卷

四庫存目

五代史補編一卷

嘉慶癸亥重刻陳仁錫評本

經等治平類要

九靈山房集

賦題備忘十五卷

居易錄元人陳極手錄賦題備忘十五卷有嘉靖六年丁亥石

居徐杭

尺牘筌蹄三卷

續通考 聚樂堂藝文志 四庫存目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選錄宋代書簡其標目有曰要套曰書式曰具位曰具禮曰官稱又曰合用故事可於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書言故事內隨意擇用則村塾俗書未必真出於極也

# 剡源鄉志

## 卷十六

藝文上

十六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單復亭讀杜愚得十八卷

嶧縣志

徐瑾南洲集十五卷

嘉靖志 康熙志

全整三石山房集四卷

宋元學案

單承能梅花百韻菊花百韻詩

戴煥有題後詩

萬泰懷剡詩一卷

鄞志

續騷堂集

黃宗義

周立本易學續言

徐之垣撰 慕志

四書禮解

慕志

替庾樓文集

慕志

壁暉軒詩譜六卷

慕志 剡川詩鈔補作碧暉詩草

四六金萃露六卷

康乾志

戴澳序曰漢武胎濁思營雲表之露挹其清風以與神拂桂椒激積水而至者計味也蓋露則已清而金萃之露直接太清不啻雄風之神



嘗一滿便足令五臟換府有百節換其胎而不愧東方小兒輪臺之一侍從乎至四六喜  
功之肺腸倘亦雲表清露有以換其胎而不愧東方小兒輪臺之一侍從乎至四六喜  
露多是人舌尊神濯而聲利之滌臘表哉我長卿之作四六也先貯其心於凌扶荔壓  
光明之玉盤而後引九霞之液滌五氣而此更非人意可品不到也則空直謂之金莖  
但覺若木之墜露猶有草木之精華而武人金莖露不編公海內當令二親  
近方士或得瀉落管一滴套括天下後世鹿結虛想於雲表今露是不編公海內當令二親  
目者無不淋漓滿志將人自謂得髓矣  
宮承露盤而五濁躁肝俱浸三清元髓矣

李國標五經圭羅考疑 康乾志

外史 康乾志

嘉禾集 康乾志

周志寧詩瓢五集 兩浙輶軒錄 康乾志本傳

萬世振序略曰一日過林用主唐頭出所詩詩獨秀余始知爾矣詩因得爾  
蓋爾茲上虞教論三峨公之家子爾族幼穎悟獨秀余始知爾矣詩因得爾  
神髓重以肥遯遂棄去為詩若千篇詩翁助以爾茲困守環堵然自得寸趾  
越戶外以微殺利則爾眉謝卻之艾此誠正高常侍始之梅詩時也其富益準古昔人  
以成名非君志矣爾埃年未及艾此誠正高常侍始之梅詩時也其富益準古昔人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上

十七

丹山赤水洞天 剡源草堂印行

賀而人偏雄一方耳近惟東沙偉真嘉則三先生稍建鼓而溢焉未竟爾  
調沿宋人偏雄一方耳近惟東沙偉真嘉則三先生稍建鼓而溢焉未竟爾  
會無建安嘉隆吠聲之知爾埃之友則余亦深望焉益  
起令澳內知爾埃而因以知爾埃之友則余亦深望焉益

文瓢 康乾志本傳

學遊草 康乾志本傳

蒙壯知非集 康乾志本傳

張廷賓妙峯集

鄧志廷賓鄧學教論明亡入四明山中  
為沙門結跏於妙峯之上著有妙峯集

周齊曾囊雲集一卷補遺一卷

煙嶼樓藏本 浙  
志開志作霜聲集

自敍余於詩前此無作乙酉秋學還梗途半載舟中無事始學作詩然不知如何  
是詩詩如何作每苦無下筆處久之知無字句不成詩而詩非字句蓋有所不知  
者立乎其前苟無以達之而不為字句仍於苦無下筆處久之知無字句不成詩而  
乃為之用然如何能無字句不為字句仍於苦無下筆處久之知無字句不成詩而  
有字句以爲之先而無然乎字句不為字句仍於苦無下筆處久之知無字句不成詩而  
莫酬若用字句者淵然乎字句不為字句仍於苦無下筆處久之知無字句不成詩而  
扼腕時不知何者寸許毫毛河者是無引緣而後吐失主之詩客不可為當終焉  
波濤何者不知何者寸許毫毛河者是無引緣而後吐失主之詩客不可為當終焉  
是故了一字大藏而末邵云吾四十九年來未曾說著一字多字句口黃面一



唐文煥嵩溪詩集 刻川詩鈔補編

趙仁治詩經擬題註疏四卷 稿藏族曾姪孫需濤家

自序戊辰歲余居養元書屋註疏葩經欽崇有見而謂曰說詩者若日星矣即參以至大全說約諸書種帶出又我朝欽崇經學有御纂頌行炳若日星矣即如坊刻經文或選秀成編或獨製全稿題義未出慮者質非英敏不區區者哉陋矣余曰否否余非謂經旨未明亦非謂題義未出慮者質非英敏不區區者哉陋誦有偏大雅而共居百四其何裨乎爰擬國風十有四凡五百六十一有八雅題會百歲大約備矣凡舉一題錄其全文述其凡可引伸以類顯而便其說而與核枯窘混沌難明者亦略啓其端發其凡可引伸以類顯而便其說而與核經者裕揚於平日勤檢閱於臨場無歧途哭也又何至於閱筆及註豈敢公諸世哉聊為己取兼為子弟帶之愚魯者少助爾夫何謂客唯唯而退及註疏畢無言可序即書此弁首 乾隆丙子姑洗月

毛階六復性齋稿 詳人物傳

陳應熊博笑錄 應熊見選舉表

孫廷鎬白紵集 無錫縣志

周禮集義 丹洲先生步瀛家今聞轉藏泉口楊魯卿孝廉占謫家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下

十九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易學管窺

金經得一錄

筆贅五十七卷

雜說二十卷

古文詩賦雜著稿四十三卷

毛玉佩學書略則

張璇論語典禮匯參十卷

醫學分珠十二卷

楊曾一貫四卷 衡案以上三種鈔藏本後移藏溪口周丹洲先生步瀛家今聞轉藏泉口楊魯卿孝廉占謫家

毛鏗願鼎樓稿 證嚴頭人諸生

宋馨雲玲巖詩草 兩浙輞軒續錄

章黎序曰剡源九曲四明之勝地也地靈則人傑出是得其間往往多高人名士溪之二曲曰剡源相傳吳越錢忠懿王訪陳殿中監因是得名甲寅春予給假歸往

沃洲湯祖道經其地萬麗生宋先生家暨同年杏園先生得晤其叔謂三味非沈  
深夕敘談席間出詩稿一集予讀其詩氣格高渾風神間遠真得詩家三昧先生  
源功未易臻此境然語以不靈者人時咸豐三年冬  
周步瀛不瘠而軒初其地性詩則有詩而無詩是習氣便成窠臼未韻有地生性  
情不癡不瘠而軒初其地性詩則有詩而無詩是習氣便成窠臼未韻有地生性  
山甲而商閣書萬卷又世家子家居九溪第二所居水最勝處水聲中香芬鬱鬱  
名與古梅竹相對與石不獨見蒼秀清雅而無世態也如李太白春蘭秋菊無俗  
艷也如梅竹相對與石不獨見蒼秀清雅而無世態也如李太白春蘭秋菊無俗  
柑斗酒坐也濃綠中聽公披鶴聲也如王摩詰風川流中步所獨臨見清也如戴  
華而不凝不凝者冬初寄示初葉且唐為之序僕而非士安為何敢軒三都賦詩  
林而遠閣者冬初寄示初葉且唐為之序僕而非士安為何敢軒三都賦詩  
負也燈下然也成一通甲寅  
開函想見黎然也成一通甲寅

唐國植吟香閣詩稿

趙霽濤陳本堂先生年譜一卷附續校錄一卷 印行

自敘余記性不佳凡閱過之書百不能舉一即偶爾七引用動輒亦重修家乘初元陳  
氏重修家乘性不佳凡閱過之書百不能舉一即偶爾七引用動輒亦重修家乘初元陳  
是集觀之不過採其十餘卷於一孫內翰而玉仙刊行後又讀一裔孫鶴亭茂才覓  
人是鈔錄全集余相校其十餘卷於一孫內翰而玉仙刊行後又讀一裔孫鶴亭茂才覓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下

二十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其事實年譜初擬未出問月老病少聞不揣荒昧編四其先生實年譜未了了昔玉仙久  
欲訂為年譜初擬未出問月老病少聞不揣荒昧編四其先生實年譜未了了昔玉仙久  
祈博雅君子處補其闕之正其謬訛是即余之師資也且穿鑿傳會不免焉伏  
江迴跋語曰莫為之難始蓋有以讀其書而想見其生平足去今六百年必  
賴其人所著於先生集無少刊而吾郡之志實事求其亦何能辭其責也今歲為已後  
所疑此雖於先生集無少刊而吾郡之志實事求其亦何能辭其責也今歲為已後  
玉仙司馬既與陳鶴亭茂才以寄刊予堂觀其說辨而微乃復能網羅成所未發夫  
禮一卷今與陳鶴亭茂才以寄刊予堂觀其說辨而微乃復能網羅成所未發夫  
即由本堂集遂事參稽旁加訂證而形諸百餘年之疑案如冰字然真奇作疏矣今呼是  
堂先生之文章所氣節及賦讀後人感發而與起後以誌之而好學讀書能求其  
又豈吾輩之所能及哉讀後人感發而與起後以誌之而好學讀書能求其  
附長分文衡賦丙眉夏孫玉仙師假芝隣游學杭垣同廉奉化試館玉仙省  
適與曠時馮君頌眉夏孫玉仙師假芝隣游學杭垣同廉奉化試館玉仙省  
借錄所刊陳氏八周四公通鑑正刊本通鑑編一過至陳氏三尚書事隨富全錄  
之云乃讀仙未數卷徐君挽衡同歸及秋寄返杭見矣附錄續編四序均經引錄  
君校正而玉仙未數卷徐君挽衡同歸及秋寄返杭見矣附錄續編四序均經引錄  
竹汀鄧志云竊疑陳氏自願以下四世名位風節皆出後人傳會則本館結以前  
集云袁清容作陳觀紫志謂陳氏自願以下四世名位風節皆出後人傳會則本館結以前  
三竹汀謝山精博其不著亦可以知陳氏三尚書自是疑案去夏因事赴杭復向

丁氏借得通鑑續編及謝山全集展讀數過又將對志尋釋再四始知竹汀  
謝山不惟未見本堂集亦未見通鑑續編者也續編截端平元夏六月以  
陳德剛簽書院事成化志作簽書樞密院事其世系存吾真氏嘗疑之書首  
曉置辯抑何冤也謝山答萬九沙問陳太博本堂世系存吾真氏嘗疑之書首  
云據本堂之子作綱目則三尚書而不采綱目之文愚今考之直恐其是事嗟  
者歐陽圭齋修宋史者亦圭齋而直臣然其文愚今考之直恐其是事嗟  
乎謝山之說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始亦存吾竹汀二人所撰者本堂之孫  
經作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四庫著錄又作宋鑑綱目二十四卷四庫存目今網  
目雖不可復見編及綱目乃是子孫是續編是綱目向未深悉而遠拾他人  
云其雖事但見續編及綱目乃是子孫是續編是綱目向未深悉而遠拾他人  
集之唾餘雖黃往哲何三尚書之節又先賢贊奉川陳先生經一有煌煌列祖  
語必可進士風節蟬聯卓冠宋史之句南山先生篤守朱學者也其不人本  
堂年譜畢因附載數語於簡末至本堂集附錄陳汝海刻溪九曲圖記有舍人  
樊良忠之墓亦在是焉此語檢錄之後以呈孫師審定云辛丑二月  
刊本堂集係樊景瑞輯錄之鈔本此語當是樊氏家人所撰刻源鄉  
志已據三石陳譜校印因並識續校錄之

剡源先正祠全錄二卷

自序今風俗之敗壞人心之陷溺如病之五勞七傷六極奄奄垂死命在旦夕  
舉家痛哭國醫無下手處然則終不可救藥乎曰先用猛劑次用緩劑上而守  
令申明條教有犯必懲若臣樂也下而師生恪守廉隅非禮物動左使藥也服  
之數年必有教效驗否則必死予之倡建先正祠聊用佐使之樂醫垂死之人亦

剡源鄉志

卷十六

藝文下

二十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欲以正人心者正風俗耳然而樂無君臣雖有佐使厥疾難瘳夫子曰手無斧  
柯奈龜山何蓋慨乎其言之也光緒二十有九年八月月蝕既之後二日序於  
剡曲草堂

剡曲草堂彙五卷 待印

末議五卷 待印

長男文衡校字